

丰子恺小品

藝術人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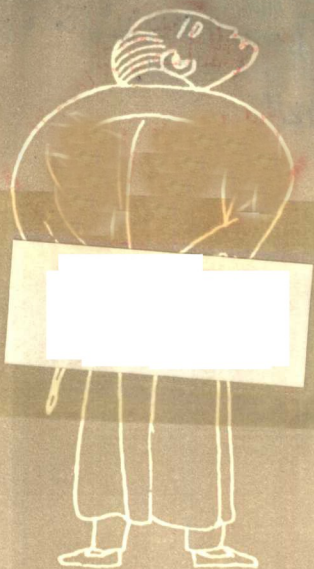


I267
269
1

丰子恺小品

藝術人生

何乃宽编 花城出版社



丰子恺小品
艺术人生
何乃宽 编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875印张 1插页 120,000字

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,000册

ISBN 7-5360-1048-G/I·938

定价：2.60元

编辑者说

关于中国传统文化，我们常常要说到儒、道、释三教合流。其实，佛教的影响，主要在六朝及唐这样一段并不很长的时间；在文化心理方面，则远不如儒、道的浸淫的深入。宋代的“新儒学”，虽或含有释家因子，由于政治与礼教的苛酷，佛子固有的博大、宽容、真纯与坚苦的精神，已是日渐颓靡了。近代知识分子中间，虽然颇有一批好佛的人，艺术禀赋极高如苏曼殊、李叔同，甚至干脆出家，做了彻底的皈依者，然而毕竟少有追随的人。及至“五·四”一来，新潮激荡，空谷足音，几成绝响。

在现代作家中间，从行为到精神，深受佛家影响者，当首推丰子恺。

丰子恺（1898—1975），名仁，号子恺，随老师李叔同皈依佛教后，取法名婴行，浙江桐乡人。1919年，于浙江第一师范毕业。曾赴日本游学，归国后潜心读书，并从事翻译和著述。他擅长西画、音乐，尤以漫画著称，有《子恺漫画》、《子恺画集》等出版。又工散文，著有《缘缘堂随笔》、《车厢社会》等。日本一位批评家高度评价他的散文，用“鹤立鸡群”一语，比喻他在当时上海作家当中的特殊地位。此外，他还翻译和编撰有关美术、音乐书籍多种。晚年学习俄语，与其女合作，致力于苏联美术、音乐和文学作品的翻译

和介绍工作。

作为佛教居士，丰子恺诚实，正直，处世严肃，自甘淡泊。他读唐诗：“调与时人背，心将静者论。终年帝城里，不识五侯门。”在诗上面画了一个红圈，再在三、四两句的旁边画上红线，表明了做人的旨趣。他虽然“不识五侯门”，却熟悉众生相；人生的无常，世道的坎坷，人类的凶残、虚伪、实利，都是他所慨叹的。他神往于一个安宁、和谐、纯洁、美好的世界。他说：“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：天上的神明与星辰，人间的艺术与儿童。”或许可以说，这“四事”是对于现实的逃避，但是变换了角度看，后二者又何尝不可以看作是对于未来的一种积极的建设呢？

理想与现实，其实无时不在他的心中“交战”，如他所说。集中选入的散文小品，虽然各有侧重，却是这一交战过程的如实纪录。在古代诗人中，他最喜陶渊明和白居易，无非因为他们崇尚自然，作风平实而已。他的文字，也是随意写来，不加矫饰的。他有文集名“率真”，正好拿来代表他的人格与文风。他对生命与艺术，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，书中即留有这方方面面的颖悟。无庸讳言，不少地方也透露了他的虚无主义和静观态度，缺乏介入社会的涌动的生命热情。有些文章，尚嫌浮浅直露了些。大约这同过分地倚赖“心性”不无关系罢？

人们都喜读《缘缘堂随笔》那类记物抒怀的文字，以为清水芙蓉，去尽浮华；依编者之见，其实讲说美术和音乐的文字更见佳胜。在一样自然的情感流布中，艺术与生活，典故与比喻，彼此关联，互相映发。其深入浅出，丰富生动，令人读后，不觉顿生更无替人的遗憾。

内 容 提 要

丰子恺禀赋极高，多才多艺，擅长美术音乐，又工散文。日本一位批评家高度评价他的散文，用“鹤立鸡群”一语，比喻他在当时上海作家中的特殊地位。

他皈依佛教，一生淡泊，自称占据他的心灵的，惟有“天上的神明与星辰，人间的艺术与儿童”。他的散文小品，也多是关于艺术、儿童和宗教世界的感怀与颖悟，也有关于“人生苦”的细致描摹。崇尚自然，作风平易，随意写来，不加矫饰。

本书集中选取有关人生主题的作品，分为三辑，多方面透达作者的品格、襟怀，以及“生活艺术化”的人生见解。

目 录

1 生活的感悟

春.....	3
秋.....	7
梧桐树.....	11
渐.....	14
生机.....	18
月的大小.....	22
初冬浴日漫感.....	26
读书.....	29
吃瓜子.....	32
洋式门面.....	39
禁止攀折.....	44
荣辱.....	50
车厢社会.....	53
无常之恻.....	59

2 人性的感悟

告母性.....	69
----------	----

儿女.....	74
给我的孩子们.....	79
从孩子得到的启示.....	83
儿戏.....	86
蝌蚪.....	88
梦痕.....	95
实行的悲哀.....	100
邻人.....	104

3 艺术的感悟

精神的粮食.....	109
图画与人生.....	111
音乐与人生.....	118
艺术与艺术家.....	121
女性与音乐.....	124
平凡.....	132
具象美.....	134
谈像.....	139
手指.....	143
扇子的艺术.....	149
从梅花说到艺术.....	154
乡愁与艺术.....	161
谈自己的画.....	173

1 生活的感悟

人间的事，只要生机不灭，即使重遭天灾人祸，暂被阻抑，终有抬头的日子。

春

春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名词！自古以来的人都赞美它，希望它长在人间。诗人，特别是词客，对春爱慕尤深。试翻词选，差不多每一页上都可以找到一个春字。后人听惯了这种话，自然地随喜附和，即使实际上没有理解春的可爱的人，一说起春也会觉得欢喜。这一半是春这个字的音容所暗示的。“春！”你听，这个音读起来何等铿锵而惺忪可爱！这个字的形状何等齐整妥帖而具足对称的美！这么美的名字所隶属的时节，想起来一定很可爱。好比听见名叫“丽华”的女子，想来一定是个美人。

然而实际上春不是那么可喜的一个时节。我积36年之经验，深知暮春以前的春天，生活上是很不愉快的。

梅花带雪开了，说道是漏泄春的消息。但这完全是精神上的春，实际上雨雪霏霏，北风烈烈，与严冬何异？所谓迎春的人，也只是瑟缩地躲在房檐内，战栗地站在屋檐下，望望枯枝一般的梅花罢了！

再迟个把月罢，就像现在：惊蛰已过，所谓春将半了。住在都会里的朋友想像此刻的乡村，足有画图一般美丽，连忙写信来催我写春的随笔。好像因为我假傍着春，惹他们妒

忌似的。其实我们住在乡村间的人，并没有感到快乐，却生受了种种的不舒服：寒暑表激烈地升降于36度至62度之间。一日之内，乍暖乍寒。暖起来可以想起都会里的冰淇淋，寒起来几乎可见天然冰，饱尝了所谓“料峭”的滋味。天气又忽晴忽雨，偶一出门，干燥的鞋子往往拖泥带水归来。“一春能有几番晴”是真的；“小楼一夜听春雨”其实没有什么好听，单调得很，远不及你们都会里的无线电的花样繁多呢。春将半了，但它并没有给我们一点舒服，只教我们天天愁寒，愁暖，愁风，愁雨。正是“三分春色二分愁，更一分风雨！”

春的景象，只有乍寒、乍暖、忽晴、忽雨是实际而明确的。此外虽有青的美景，但都隐约模糊，要仔细探寻，才可依稀仿佛地见到，这就是所谓“寻春”罢？有的说“春在卖花声里”，有的说“春在梨花”，又有的说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，但这种景象在我们这枯寂的乡村里都不易见到。即使见到了，肉眼也不易认识。总之，春所带来的美，少而隐；春所带来的不快，多而确。诗人词客似乎也承认这一点，春寒、春困、春愁、春怨，不是诗词中的常谈么？不但现在如此，就是再过个把月，到了清明时节，也不见得一定春光明媚，令人极乐。倘又是落雨，路上的行人将要“断魂”呢。

可知春徒美其名，在实际生活上是很不愉快的。实际，一年中最愉快的时节，是从暮春开始的。就气候上说，暮春以前虽然大体逐渐由寒向暖，但变化多端，始终是乍寒，乍暖，最难将息的时候。到了暮春，方才冬天的影响完全消灭，而一路向暖。寒暑表上的水银爬到temperate^①上，正

① 温和。

是气候最temperate的时节。就景色上说，春色不须寻找，有广大的绿野青山，慰人心目。古人词云：“杜宇一声春去，树头无数青山。”原来山要到春去的时候方才全青，而惹人注目。我觉得自然景色中，青草与白雪是最伟大的现象。造物者描写“自然”这幅大画图时，对于春红、秋艳，都只是略蘸些胭脂、硃磬，轻描淡写。到了描写白雪与青草，他就毫不吝惜颜料，用刷子蘸了铅粉、藤黄和花青而大块地涂抹，使屋屋皆白，山山皆青。这仿佛是米派山水的点染法，又好像是Cézanne^①风景画的“色的块”，何等泼辣的画风！而草色青青，连天遍野，尤为和平可亲，大公无私的春色。花木有时被关闭在私人的庭园里，吃了园丁的私刑而献媚于绅士淑女之前。草则到处自生自长，不择贵贱高下。人都以为花是春的作品，其实春工不在花枝，而在于草。看花的能有几人？草则广泛地生长在大地的表面，普遍地受大众的欣赏。这种美景，是早春所见不到的。那时候山野中枯草遍地，满目憔悴之色，看了令人不快。必须到了暮春，枯草尽去，才有真的青山绿野的出现，而天地为之一新。一年好景，无过于此时。自然对人的恩宠，也以此时为最深厚了。

讲求实利的西洋人，向来重视这季节，称之为May（五月）。May是一年中最愉快的时节，人间有种种的娱乐，即所谓May-queen（五月美人）、May-pole（五月彩柱）、May-games（五月游艺）等。May这一个字，原是“青春”、“盛年”的意思。可知西洋人视一年中的五月，犹如人生中的青年，为最快乐、最幸福、最精彩的时期。这确是名符其

① 保罗·萨让纳（1839—1906），法国画家。

实的。但东洋人的看法就与他们不同：东洋人称这时期为暮春，正是留春、送春、惜春、伤春，而感慨、悲叹、流泪的时候，全然说不到乐。东洋人之乐，乃在“绿柳才黄半未匀”的新春，便是那忽晴、忽雨、乍暖、乍寒、最难将息的时候。这时候实际生活上虽然并不舒服，但默察花柳的萌动，静观天地的回春，在精神上是最愉快的。故西洋的“May”相当于东洋的“春”。这两个字读起来声音都很好听，看起来样子都很美丽。不过May是物质的、实利的，而春是精神的、艺术的。东西洋文化的判别，在这里也可窥见。

1934年3月12日

秋

我的年岁上冠用了“30”二字，至今已两年了。不解达观的我，从这两个字上受到了不少的暗示与影响。虽然明明觉得自己的体格与精力比29岁时全然没有什么差异，但“30”这一个观念笼在头上，犹之张了一顶阳伞，使我的全身蒙了一个暗淡色的阴影，又仿佛在日历上撕过了立秋的一页以后，虽然太阳的炎威依然没有减却，寒暑表上的热度依然没有降低，然而只当得余威与残暑，或霜降木落的先驱，大地的节候已从今移交于秋了。

实际，我两年来的心情与秋最容易调和而融合。这情形与从前不同。在往年，我只慕春天。我最喜欢杨柳与燕子。尤其欢喜初染鹅黄的嫩柳。我曾经名自己的寓居为“小杨柳屋”，曾经画了许多杨柳燕子的画，又曾经摘取秀长的杨柳，在厚纸上裱成各种风调的眉，想像这等眉的所有者的颜貌，而在其下面添描出眼鼻与口。那时候我每逢早春时节，正月二月之交，看见杨柳枝的线条上挂了细珠，带了隐隐的青色而“遥看近却无”的时候，我心中便充满了一种狂喜，这狂喜又立刻变成焦虑，似乎常常在说：“春来了！不要放过！赶快设法招待它，享乐它，永远留住它。”我读了“良辰美景奈何

天”等句，曾经真心地感动。以为古人都叹息一春的虚度，前车可鉴！到我手里决不放它空过了。最是逢到了古人惋惜最深的寒食清明，我心中的焦灼便更甚。那一天我总想有一种足以充分酬偿这佳节的举行。我准拟作诗，作画，或痛饮，漫游。虽然大多不被实行；或实行而全无效果，反而中了酒，闹了事，换得了不快的回忆；但我总不灰心，总觉得春的可恋。我心中似乎只有知道春，别的三季在我都当作春的预备，或待春的休息时间，全然不曾注意到它们的存在与意义。而对于秋，尤无感觉：因为夏连续在春的后面，在我可当作春的过剩；冬先行在春的前面，在我可当作春的准备；独有与春全无关联的秋，在我心中一向没有它的位置。

自从我的年龄告了立秋以后，两年来的心境完全转了一个方向，也变成秋天了。然而情形与前不同：并不是在秋日感到像昔日的狂喜与焦灼。我只觉得一到秋天，自己的心境便十分调和。非但没有那种狂喜与焦灼，且常常被秋风秋雨秋色秋光所吸引而融化在秋中，暂时失却了自己的所在。而对于春，又并非像昔日对于秋的无感觉。我现在对于春非常厌恶。每当万象回春的时候，看到群花的斗艳，蜂蝶的扰攘，以及草木昆虫等到处争先恐后地滋生繁殖的状态，我觉得天地间的凡庸，贪婪，无耻，与愚痴，无过于此了！尤其是在青春的时候，看到柳条上挂了隐隐的绿珠，桃枝上着了点点的红斑，最使我觉得可笑又可怜。我想唤醒一个花蕊来对它说：“啊！你也来反复这老调了！我眼看见你的无数祖先，个个同你一样地出世、个个努力发展，争荣竞秀，不久没有一个不憔悴而化泥尘。你何苦也来反复这老调呢？如今你已长了这孽根，将来看你弄娇弄艳，装笑装颦，招致了蹂躏，摧

残，攀折之苦，而步你祖先们的后尘！”

实际，迎送了30几次的春来春去的人，对于花事早已看得厌倦，感觉已经麻木，热情已经冷却，决不会再像初见世面的青年少女似地为花的幻姿所诱惑而赞之，叹之，怜之，惜之了。况且天地万物，没有一件逃得出荣枯，盛衰，生夭，有无之理。过去的历史昭然地证明着这一点，无须我们再说。古来无数的诗人千遍一律地为伤春惜花费词，这种效颦也觉得可厌。假如要我对于世间的生荣死夭费一点词，我觉得生荣不足道，而宁愿欢喜赞叹一切的死灭。对于前者的贪婪，愚昧，与怯弱，后者的态度何等谦逊，悟达，而伟大！我对于春与秋的取舍，也是为了这一点。

夏目漱石30岁的时候，曾经这样说：“人生二十而知有生的利益；二十五而知有明之处必有暗；至于30岁的今日，更知明多之处暗也多，欢浓之时愁也重。”我现在对于这话也深抱同感；同时又觉得三十的特征不止这一端，其更特殊的是对于死的体感。青年们恋爱不遂的时候惯说生生死死，然而这不过是知有“死”的一回事而已，不是体感。犹之在饮冰挥扇的夏日，不能体感到围炉拥衾的冬夜的滋味。就是我们阅历了三十几度寒暑的人，在前几天的炎阳之下也无论如何感不到浴日的滋味。围炉，拥衾，浴日等事，在夏天的人的心中只是一种空虚的知识，不过晓得将来须有这些事而已，但是不可能体感它们的滋味。须得入了秋天，炎阳退尽了威势而渐渐退却，汗水浸胖了的肌肤渐渐收缩，身穿单衣似乎要打寒噤，而手触法兰绒觉得快适的时候，于是围炉，拥衾，浴日等知识方能渐渐融入体验界中而化为体感。我的年龄告了立秋以后，心境中所起的最特殊的状态便是这对于“死”的